

第三届“卿云杯”全国通识课程论文大赛 封面样张

学校	中山大学	院系	博雅学院
专业	中文（博雅）	姓名	艾文菲
年级	2019 级	任课教师	王承教
课程名称	《中外经典文学选读》（荷马史诗）		
论文题目	真相是谎言：以《伊利亚特》为例谈认识与真相之关系		

【摘要】尼采提出，“认识”是一种被发明的东西，揭示了“认识”和“真相”的荒诞性。人类生活在被自我文化构建出来的意识世界中，不可能突破知识的围困寻找到一种真理。正如古希腊的英雄们，在自我构建出来的“神”下，即使他们再努力抗争命运，也无法意识到反抗的东西是一种虚无。本文意在以《伊利亚特》为例，结合尼采与福柯的理论，揭示人类在认识上的有限性。

【关键词】伊利亚特；尼采；认识与真理

Abstract: Nietzsche put forward that "cognition" is an invented thing, which reveals the absurdity of "cognition" and "truth". Human beings live in a world of consciousness constructed by their own culture. It is impossible to break through the siege of knowledge and find a truth. Just like the heroes of ancient Greece, under the self constructed "God", even if they try to fight against fate, they can't realize that the thing they resist is a nothingness. This paper intends to take the Iliad as an example, combined with Nietzsche and Foucault's theory, to reveal the limitation of human cognition. o this question based on their own points of view.

Key words: Iliad; Nietzsche; Cognition and Truth

真相是谎言：

以《伊利亚特》为例谈认识与真相之关系

“表象世界与谎言世界，这是对立存在的地方。后者一直到现在都被成为‘真实’‘真相’‘上帝’。这就是我们应该消灭的。”^①

——尼采

在哲学历史上，认识与真相的关系是令无数哲学家着迷的主题，但这一主题在尼采这里被无情地粉碎。尼采揭露了形而上学的虚无，指出“认识”和“真相”都是人为发明的，是一种人造的道德和谎言。紧承尼采，福柯也在此基础上提出“知识意志不过是历史中偶然一个个事件”，认为知识的求真是一种虚假的求真，甚至只是哲学家的虚构。思想家在求真的过程中浪费了太多智识，而统治者借此控制权力，知识成为一种暴力，成为规训和控制人的手段。总之，无论对于尼采还是福柯而言，“真相”都是围困住人类的谎言，是一种虚幻的集体意识，既不存在，更是有害的。

我们曾在古希腊的悲剧中见识过相似的主题——人们信仰诸神，反而被诸神布下的谎言玩弄。对于古希腊人来说，“命运”或“神谕”就是他们的真相，是他们无法突破的集体表象。人无法认识自我被围困的囚笼，但或许可以从转喻中一窥端倪。因此，本文将从古希腊作品《伊利亚特》人神关系出发，试图揭示出一种反抗的虚无——人们对于命运的反抗是无用的，因为神本就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。同样地，对于生活在知识社会的现代人来说，古希腊的神命观已经被祛魅，但人们仍然有无法超越的集体表象。通过尼采、福柯和荷马等伟大人物的叙述，希望能够展现这种“超越的悖论”——人类的一切努力，都是在加固那个困住人类的東西。无论它的名字叫做“命运”，或是“真理”。

一、《伊利亚特》中的“命运”

“命运”作为悲剧中最宏大最震撼的主题，是无数古希腊作家书写的主题。“命运”之于希腊诸神的信徒，正如“真理”之于哲人，拥有永恒、客观、不可改变的特点。因此，首先从古希腊人如何看待“命运”这一主题出发，或许能找到人们对“真相”之态度。

《伊利亚特》的主题是苦难与死亡，它展现的是有朽的人和不朽的神的对立，展现的是拼尽全力追逐人间荣耀的英雄，不得不逐步堕入死亡、迎接命运的经过。

^① 米歇尔·福柯著，张亘译. 知识意志讲稿·尼采讲稿 [M]. 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21：284.

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充满了宿命论色彩，各种预言先后得到了实现。宙斯在赫克托尔率军大破希腊联军时，预言帕特洛克洛斯将代替阿基琉斯去参战，而众将士，包括自己的儿子萨尔佩冬都将被赫克托尔杀死。神样的阿基琉斯又会最终杀死赫克托尔报仇血恨。帕特洛克洛斯死后，亡灵也来到阿基琉斯身边，预言了英勇无比的阿基琉斯也注定死在特洛伊城下。甚至，在赫克托尔被重创将死之际，也寓言了阿基琉斯的命运：“帕里斯和阿波罗把你杀死在斯开埃城门前。”^②赫克托尔在和妻子分别时，曾说过：“夫人，我劝你心里不要过于悲伤，谁也不能违反命运女神的安排，把我提前杀死，送到冥土哈得斯。人一生下来，不论是懦夫还是勇士，我认为，都逃不过他的注定的命运。”^③事实如此，在《伊利亚特》的世界中，所有的人都不可能违抗命运，一个人的人生，在神意的冥冥安排下，一切生死都早有定数。陈中梅先生在《从命运观到认识论》中提到，命运在《伊利亚特》中命运有着本体论上的意义，是近似乎“理念”的存在。“命运的存在先于人的生存”^④。命运对于古希腊的英雄而言，就是绝对的真理。它不生不灭、不可触碰，又掌控着每个生命的沉浮。

伊利亚特正是围绕着“命运”展开，描述了一个“偿还”的故事。杀人和被杀是戏剧的轮回，所有故事指向一个朴素的道理：“欠下的必然被偿还。”甚至就特洛伊本身的陨落而言，也是一次“还债”。特洛伊之战看似是人间的争端，是阿伽门农为了躲回海伦挑起的战争。但实质积怨已久，无论是金苹果的夙怨，还是普里阿摩斯的父亲拉奥默欠债神明。特洛伊欠下神明的债务，在诸神那里化为必须摧毁特洛伊的意志，神明们甚至不惜用诡谲手段去哄骗、玩弄凡人，诱使他们逐步走向可怕的厄运。聪明的宙斯不可能违背神明们昔日的协定，也不能靠自己的宠爱就拯救赫克托尔的生命。在他迟疑之际，雅典娜厉声说道：“掷闪电的父亲，集云之神，你说什么话！一个有死的凡人命运早作限定，难道你想让他免除可怕的死亡？”^⑤波塞冬也曾郑重告诫：“但我要声明，他（宙斯）的威胁我不会忘记，他如果违背我，违背赏赐战利品的雅典娜、赫拉、赫尔墨斯和赫菲斯托斯大神的意愿，宽恕巍峨的伊利昂，不想让它遭毁灭，使阿尔戈斯人享受不到巨大的荣誉，那他该知道，我俩的怨隙也不可弥合。”^⑥

这种对希腊人而言如此神圣和不可置疑的“命运”，所揭示出来的只是一种最朴素最基础的“正义”，即“有欠必还”、“杀人者偿命”，其实质上不过是人们对于秩序的呼唤。公正，是城邦幸福的保障，这一表述在阿拉托斯展现三大时代时有所体现：黄金时代时，司法在广场和路口随处可见；而白银时代则退居

② 荷马著，罗念生、王焕生译. 荷马史诗·伊利亚特[M].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4：512.

③ 荷马著，罗念生、王焕生译. 荷马史诗·伊利亚特[M].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4：148.

④ 陈中梅. 荷马的启示：从命运观到认识论[M]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9.

⑤ 荷马著，罗念生、王焕生译. 荷马史诗·伊利亚特[M].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4：506.

⑥ 荷马著，罗念生、王焕生译. 荷马史诗·伊利亚特[M].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4：342.

到了山顶；青铜时代则退缩到穹顶，只在黑夜闪烁。正义，和世界的秩序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
“神”的起源，正是人们为了捍卫这种正义，所创造的一种威慑性的力量。希腊寡头派政治家克里蒂娅在《西叙福斯》剧本中解释社会约定的过程：“最初人生活在无序的野蛮状态，为了向恶人报复，人制定了法律，让正义统治，使暴力屈服。但法律不能阻止人们私下作恶，因此一些更聪明理智的人发明了对神的崇拜，用恐惧和神圣原则阻止人们的思想和行为。”^⑦

关于“神意”的虚假性，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——在《伊利亚特》中，墨涅拉俄斯和安提洛科斯进行战车比赛，在他们的争执中，墨涅拉俄斯要求安提洛科斯向宙斯发誓，发誓他没有阻碍墨涅拉俄斯的战车。这一要求让安提洛科斯退缩了，因为他知道他理亏。这种考验是以神为见证的，古希腊人知道，如果自己让神发怒，神的怒火一定会摧毁自己。此时浮现的并非是“真相”，而是对于命运的恐惧。当“命运”和“真相、神灵”挂钩，便伴随着一种让人恐惧的威慑力出现，在那一瞬间，它考虑的并不是事情真相，而是人们内心的恐惧，理亏者会在真相面前让步。人们正是用这样恐惧和神圣的原则限制和约束了人的行动。杜梅齐尔在《塞维斯与命运》（*Servius et la Fortune*）中说：“在人类行为的历史里，不管上溯得多么久远，‘真实言语’总是非常难以抗拒的力量...很早开始，真相就是人类体制的最为有效的语言武器之一，是最为旺盛的力量萌芽之一，是最为坚实的基础之一。”^⑧“命运”带来的就是这样一种真实感，它意味着没有任何错误和罪过会被侥幸逃脱，因为神注视着一切，一切都会被偿还。格罗兹曾对神意裁决进行过考察，认为在荷马时代，“真实”的等价物就是“神意裁决”，即“命运”。^⑨

而谁在建构着“命运”，谁在僭越，藏在神的阴影里控制着人群。福柯认为，神的崇拜实质掌握在贵族手中。神表现得像是城邦的神，例如，在科林斯（*Corinthe*），立法总是以宙斯的名义；而在斯巴达或是斯瑞勒（*Cyrene*）则是以阿波罗的名义。神的崇拜被一个家族占有，具体表现为节庆、重大工程、神庙的修建、供奉和集体贡献。宗教是政治权利的佐证，例如葬礼、净礼，一切关乎神的“生死”、“洁净”的话题，在人间以仪式的形式表现出来，而事实上只有富有者和占有权利者有能力去完成大型的仪式，他们担任了神的助手，代替神进行公正或不公正的裁决与惩罚，使得贵族家族获得了人间的崇拜。当然，这样的问题在《安提戈涅》等作品中也被讨论过，克瑞翁这样世间的君主并无真的权利去代替神的意志。然而，这样的反思也是很薄弱的，因为在古希腊的语境中，神

⑦ 赵敦华. 西方哲学简史[M]. 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2：43.

⑧ G. Dumezil, *Servius et la Fortune*, Paris, Gallimard, 1943, p.243-244.

⑨ 关于神意裁决，详见 G.Glotz, *L'Ordealie dans la Grece primitive*, Paris, 1904; Id. *Etudes sociales et juridiques sur L'Antiquite grecque*, Paris, Hachette, 1906, P.81-84.

的意志仍然是毋庸置疑的，命运仍然是落在他们身上最沉重的东西，他们并不能意识到这是一场荒谬的谎言。

于是，和命运抗争成为一种在必然性之下，人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。李泽厚先生认为：“命运，也就是‘立命’问题...‘立命’是‘从偶然性中建立起属于自己的‘必然’”^⑩希腊诸多悲剧关注的正是这一主题，为抗击命运而殒身的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精神，是对人的有限性的超越，悲剧的力量由此而来。用尼采的话来概括就是：“站在永恒的立场上看待自己的痛苦和毁灭，这样现实的苦难就化作了审美的快乐。”^⑪当个体意识到自己终将毁灭时，是一个悲剧的瞬间，但意识到毁灭的必然性后仍然寻求超越，以强大的生命力与不幸相拼搏，悲剧快感便由此而来。福柯对于宗教中的受刑行为作出考察，提出了一种受虐倾向：“受虐狂不是在痛苦中找到快感的人，而是接受真相考验的人——如果我能真相的考验中坚持到底，我就战胜了你的话语，我的断言就比你的断言更强大。”^⑫无论是西西弗斯、普罗米修斯，还是阿基琉斯，他们一次又一次挑战神意，在无谓的命运中甘愿承受一次又一次的受罚，只是为了证明一种意志——人的力量在逆境中也将胜过神，人在抗争命运时，力量比神更强大。一种欲望是这样成为德性的：“对自身意图的原则性否定...公开敌视自己的对手...陶醉、激动、理性主义的伪善...要么一起发达，要么趋于毁灭...成为无意识的、天真质朴的。”^⑬于是，通过一次又一次挑战坚不可摧的神，希腊人催生出了一德性，一种在悲剧中反复被讴歌的德性，即那种崇高的英雄精神和力量。

然而，如果我们已经意识到“命运”不过是希腊人自我建构出的一套谎言，是虚无缥缈的存在，这样的抗争就变得毫无意义，反而揭示出的是一种更为深刻的荒谬和虚无——英雄们无望地与“命运”对抗，然而，将抗争命运作为一种“德性”，然而“命运”不过是一种人为的建构，是古希腊人的“集体表象”，拥有巨大的控制人的力量，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无知无觉。甚至，将“与命运抗争”作为悲剧的主题曲歌颂，只是让“神”的力量更加逼真，使人们更加感受到那种避无可避的威慑力。因此，对于古希腊英雄来说，他们的牺牲带来一种超越的悖论：他们所献身的德性反而加强了那些让他们痛苦的命运，所有寻求的超越不过是一场荒诞的闹剧。

二、认识与真理之关系

在结束了对于《伊利亚特》命运观的讨论后，我希望更进一步讨论“真理”

^⑩ 李泽厚著：《论语今读》，天津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2007年，334页。

^⑪ 尼采著，周国平译：《悲剧的诞生》，生活、读者、新知三联书店，1986年，810页。

^⑫ 米歇尔·福柯著，张亘译。知识意志讲稿·尼采讲稿[M]。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21：114。

^⑬ 尼采著，孙周兴译：《尼采三书·权力意志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8年，297页。

和“认识”的问题。“真理”对于千百年来穷尽全力去追寻它的哲学家来说，正如“命运”压在古希腊人身上一样。古希腊人无法意识到“命运”是一种谎言，正如人们无法意识到“真理”也是被发明出来的，人们将永远生活在被建构的世界中，被文化牢牢困住，且并不能意识到现实的社会建构来自于何方，在自我创造的游戏里寻求超越，是一场最为荒谬的闹剧。无从超越和无从解脱，才是这个宇宙中最恒久、也最深刻的悲剧。

在哲学的本初，“真理”就是哲学话语里最重要的东西。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，我们看到对于他们对于诡辩者智者的排斥，修辞术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种“表面的智慧”，因其并不通达真理，只是在言辞和修辞上玩弄智慧。而真正的哲学家谈及事物时，他们谈及的是事物的理念，是事物的存在本身。“永恒存在的原则必然是最高等级的真，因为，它们不仅仅在某一时刻为真，他们的存在没有原因；相反，他们是其他存在之所以存在的原因。于是，一个事物有多少存在，就有多少真相。”^⑭在这里，亚里士多德预设了一种“永恒的真”，作为其他存在之所以存在的原因。

然而，这种形而上学在尼采这里被击碎，尼采认为并不存在一个真理，真理是被发明的，甚至是滞后于认识的发明。认识也不过是“最大的谎言”、“宇宙历史上最高层度的狂妄自大”^⑮。尼采在《权利意志》的手稿中，断断续续对“认识”开展了一系列论述，根据主客观的关系辩证，他认为，“认识”是一种虚妄的存在。是思维首先设定了自我，认识只是一种发明：“既没有精神，也没有理性、思维、意识、灵魂、意志、真理，一切都是毫无用处的虚构。”^⑯这意味着，认识并非人类的古老本性，也不具有一个古老的模型，例如柏拉图的“回忆说”所提到的那样一个世界。认识指向的也并非知识和理性，而是一种体验：疑惑、否定、消解、征服、延迟。“在一个一切都是生成世界里，关于无条件者、实体、存在、事物等等的假定都只能是一个谬误。”^⑰

正如福柯所说：“哲学不过是一种思维上的操练”^⑱，认识不指向一个真理性的存在，而只是一场游戏，一种思维上的活动，一种变换角度看待事物的方式。《权利意志》中提到：“认识的所有机制就是抽象与简化的机制，机制的组建不是为了认识，是为了掌控事物”^⑲。世界在本质上是一个复杂、混沌的系统，就

⑭ 亚里士多德著，吴寿彭译。形而上学[M]。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97年：61。

⑮ F. Nietzsche, «Introduction théorique sur la vérité et le mensonge au sens extra-moral» (1873年夏), in Le Livre du philosophe. Etudes théorétiques, bilingue, traduction, introduction et notes par A. Kremer-Marietti. Paris, Aubier-Flammarion, 1969, p.171. 提到普世历史其实是在嘲讽黑格尔的 Weltgeschichte (世界历史)。至于认识是“片刻、瞬间、事件，不是禀赋”，这是康德的批评。这些观点由福柯在1974年的《真相与司法形式》里提到。

⑯ 尼采著，孙周兴译。权力意志[M]。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8：484。

⑰ 尼采著，孙周兴译。权力意志[M]。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8：43。

⑱ M.Foucault.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, vol2: The Use of Pleasure. Translated by R. Hurley, New York: Penguin Books, 1990.

⑲ 米歇尔·福柯著，张亘译：《知识意志讲稿·尼采讲稿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21年，第274页。

其本身是不可能被认识的：“感觉的混沌组成无形状和无法表述的世界”^{②①}而真相作为认识的产物或是后果，又怎么可能成为认识的规范或是根基、理由呢？尼采继续论述：“‘真相’不是可能存在的物，不是需要找到和发现的物；真相是应该被创造的物，它赋予某种进程以名称，真相更是为了一种意志，就是无限地对物施加暴力。将真相引入事实，通过无限的进程，通过积极的决定论……这是权力意志的名称之一。”²⁴真相不是一种“真正的认识”，而是“谬误的体系”，福柯在《知识意志》中更是在尼采的结论上推演出：“幻念、谬误和谎言，是真实在表象的未定条件下的存在模式。”²²

福柯在此基础上，也提出了“真理”这种谬误体系是如何得以延续的——正如刚才我们讨论过，贵族通过获得仪式的特权而掌握了“命运”在人间的裁决，而福柯也在手稿中提到：“正是从这一被发明的场所中发出了‘真相’的话语，它渐渐成为哲学话语、科学话语和政治话语——

智者（作为立法会委员会，作为法律的讲述者，作为秩序的揭示者和创立者）
神学家（作为神的话语的诠释者，作为神的思想、意志和存在的揭示者）
学者（作为世界真相的发现者，事物本身或是事物关系的陈述者）
哲学家（陈述一切可能真相的形式与根基）”²³

三、结论

关于尼采和福柯的引用，我想阐述的是这样一个类比：

古希腊人自我创造了“神”，将神谕和命运作为一种不可动摇的真实，不停地挑战命运似乎是一种美德，但其实无法撼动这种构建，反而在加重这种构建。

西方传统哲学预设了有一种可以被认识的真理，认为有绝对唯一的理念存在，在智性层面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，其实构建了一种二元对立的、过分简单化的世界观，给人类带来了一种虚假的感受——我们有能力获得关于世界的确定性，从而掌控世界和我们自身。

我想揭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：一切文化都是人的产物，一切普遍之物都是历史的和偶然的，甚至关于“存在真理”的观念，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。在这样的前提下，并不可能存在一种绝对的真理，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，完全可能诞生出另外一种最基本的哲学观念、甚至并无哲学的生成。

然而，即使是怀疑和反对“认识”的尼采和福柯，最终也落入一种尴尬的境地——反对传统认识体系、反对固有的“正义”、“道德”等基本概念，则无法

^{②①} 尼采著，孙周兴译. 权力意志[M]. 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8：99.

²¹ 米歇尔·福柯著，张亘译. 知识意志讲稿·尼采讲稿[M]. 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21：281.

²² 米歇尔·福柯著，张亘译. 知识意志讲稿·尼采讲稿[M]. 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21：285.

²³ 米歇尔·福柯著，张亘译. 知识意志讲稿·尼采讲稿[M]. 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21：257.

寻找到一种可以被接受的解释方式，拒绝传统的概念，则意味着缺乏提出新的取代方案的能力。“批判性与积极性的向度在根本上是相互矛盾的。”²⁴他们反对真理，但“没有真理”是否会成为“新的真理”，在这个有趣的悖论里，我们看到了那些古希腊英雄的悲哀还在发生在我们身上——在集体意识这个无法被击溃的牢笼里，我们的每一次抗争，都是在加固那个压迫我们的东西。

24 狄安娜·泰勒. 福柯关键概念 [M]. 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20: 3.

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 米歇尔·福柯著, 张亘译. 知识意志讲稿·尼采讲稿[M]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21.
- [2] 荷马著, 罗念生、王焕生. 荷马史诗·伊利亚特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94.
- [3] 陈中梅. 荷马的启示: 从命运观到认识论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9.
- [4] 赵敦华. 西方哲学简史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2.
- [5] G.Dumezil, *Servius et la Fortune*, Paris, Gallimard, 1943.
- [6] G.Glotz, *L'Ordalie dans la Grece primitive*, Paris, 1904; Id. *Etudes sociales et juridiques sur L'Antiquite grecque*, Paris, Hachette, 1906.
- [7] 尼采著, 周国平译. 悲剧的诞生[M]. 上海: 生活、读者、新知三联书店, 1986.
- [8] 尼采著, 孙周兴译. 尼采三书·权力意志[M]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8.
- [9] 亚里士多德著, 吴寿彭译. 形而上学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1997.
- [10] F. Nietzsche, «Introduction théorétique sur la vérité et le mensonge au sens extra-moral», in *Le Livre du philosophe. Etudes théorétiques, bilingue, traduction, introduction et notes par A. Kremer-Marietti*. Paris, Aubier-Flammarion, 1969.
- [11] M.Foucault. *The History of Sexuality, vol2: The Use of Pleasure*. Translated by R. Hurley, New York: Penguin Books, 1990.
- [12] 狄安娜·泰勒编. 福柯关键概念[M]. 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20.